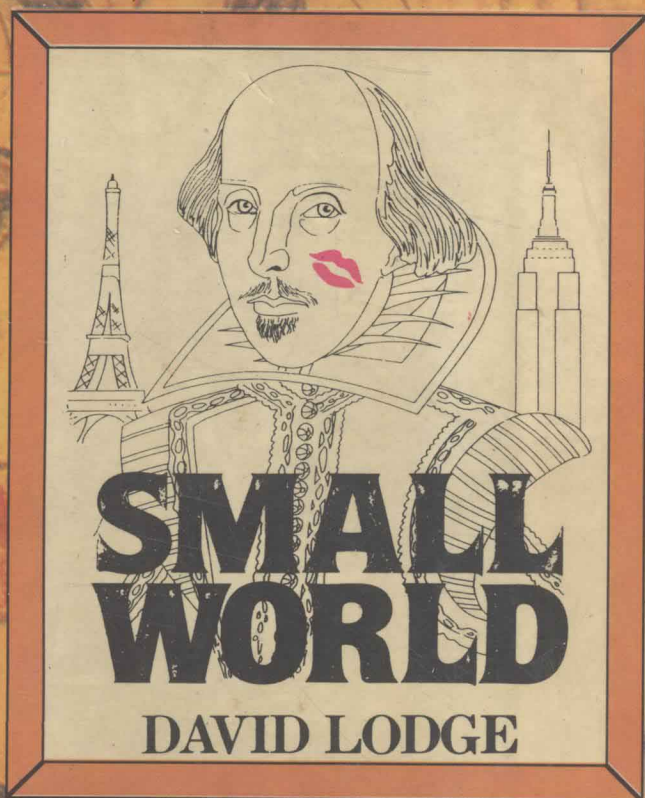


西方的“围城”



〔英〕戴维·洛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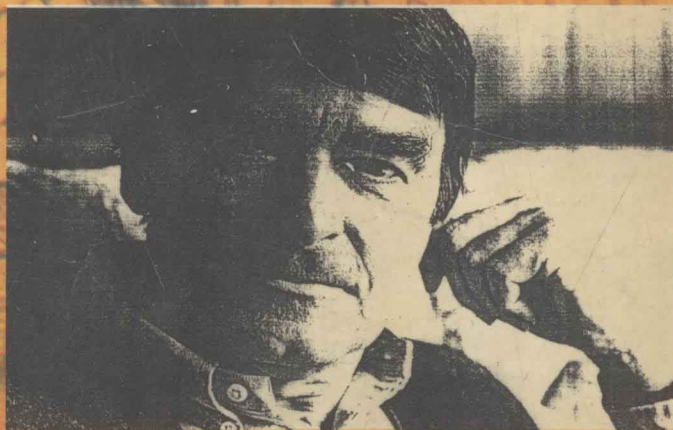
小世界

罗贻荣 译 王逢振 校

学 者 罗 曼 司

重 庆 出 版 社

“性、罗曼司、惊险、滑稽、嘲讽、噱头……妙不可言。”——《每日邮报》



“一部奇异非凡、妙趣横生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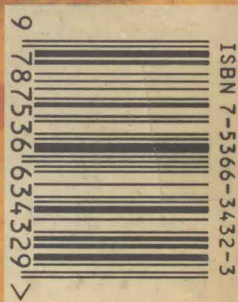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书评》

“洛奇所写的最卓越、最有趣的小说。”

—— 弗兰克·克默德

“这是学术界妙不可言的闹剧，此书获布克奖提名是不会使它入迷的读者感到惊奇的。”

——《出版家周刊》



ISBN7-5366-3432-3/I · 626

定价/¥15.80 元

西方的“围城”

小 世 界

学者罗曼司

〔英〕戴维·洛奇

〔中〕罗貽荣 译 王逢振 校

重庆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10 号

SMALL WORLD
DAVID LODGE

本书据纽约 WARNER BOOKS 1986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吴立平

封面设计：SASSOON 工作室

技术设计：刘黎东

〔英〕戴维·洛奇 著 罗贻荣 译 王逢振 校

小世界——学者罗曼司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滨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320 千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7—5366—3432—3/I·626

定价：15.80 元

西方的“围城”——
《小世界》

这是一部精妙绝伦的爱情小说——书中人物无一没有爱情的经历。

这是一部别具匠心的学术小说、披露学术界的种种争论。

这是一部妙趣横生的旅游小说。真实地描写了世界二十多个城市的风土人情、交通气候。

这也是一部象征小说、讽刺小说、道德小说……她取决于读者的兴趣和切入角度，取决于读者的知识背景和期待视野。

内 容 提 要

英国后现代代表作家之一戴维·洛奇的《小世界》一问世，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强烈反响，不仅被评论界赞誉为“空前的杰作”、“最卓越、最有趣的小说”，而且还荣获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提名。

《小世界》讲述了一个“学术界的传奇故事”——一批活跃于世界文坛的学者、教授，利用学术研究基金，满世界飞来飞去，表面上是为了学术交流，实际上却是为了追逐名利、观光旅游、冒险猎艳。其中，有学者们为争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评委员会主席职位而进行的互相倾轧；有男女学者间的一夜风流，也有孳着的追求；有密谋、冒险、绑架、背叛等内容。从形式上，作者用幽默机趣的笔调构织了一系列“文本性有如脱衣舞”般的悬念和令人捧腹的情节，使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在内容的深层含义上，作者对现代理论与生活真实、宗教与人生、婚姻与爱情的矛盾这样一些古老的命题作了新的思考；尤其是现代理论研究对生活真实的背离与异化，作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因此，国外许多汉学家称它为“西方的《围城》”。

如西方某些非常严肃的名家名作曾被误读作色情小说一样，《小世界》中的一些性描写和较多的性语言，也可能会引起这种误识；但只要有一点文化修养的读者，是会看出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的。

《小世界》导言

——戴维·洛奇

本世纪 70 年代，带着学术和文化使命，我开始频繁旅行；旅行范围最初不出欧洲，后来扩展到更远的地方，到达美洲和远东。1982 年，我在三个星期里环游世界，途经香港、汉城、东京、火奴鲁鲁和洛杉矶。有时是由英国文化协会资助的海外讲学，更多的情况是参加研讨会——某些我感兴趣的文学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他们巴不得有一位英国学者与会。这似乎是看世界的一种方便而又省钱的办法——别人为你支付开销，东道主都是志趣相投的伙伴、英语流利的出色导游；当然，还有机会碰到与你地位相当的同仁，与他讨论共同感兴趣的专业问题。这些旅行总是给我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在现代世界，文评与文论的话语是多么一致。在巴黎、奥斯陆、安卡拉、罗马和纽约，同样的争端和话题——在最近十年，大多与“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有关——在被用一致的术语探讨和辩论，而讨论者往往是同一批人。

1978 年底，我去纽约参加著名的 MLA——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年会。尽管我对这个盛会多有所闻，但它宏大的规模和狂热的节奏仍然令我感到震惊和激动。万名学者挤进曼哈顿中区的两座摩天大楼，听学术报告，参加讨论，其内容包括所有你能想到的文学论题，从“古代英国谜语”到“福克纳词汇索引”，从“勒斯波斯——女权主义者的教与学”到“科塔萨尔、森德尔、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作品中翻译语助词中的文化误解问题”，可谓应有尽有。这是我从会议正式日程表上随手抄来的，那是一本足有一个

小城的电话簿那么厚的书，列有 600 个不同的议题；在三天的会期里，从早上 8 点 30 分到晚上 10 点 15 分，每小时都有 30 个议题同时举行。

那只是会议活动的一个方面，也许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层面。最为重要的，是会见各种人物：老友和宿敌；其著作被你评论过的人，评论过你的著作的人，你可能会聘用的人，或者可能聘用你或邀请你参加另一个研讨会的人。显然，还可以安排其他更为亲密的会见。一个英国同仁作完了学术报告，在对他的报告进行小组讨论之前的小憩时间里，听众中一个素不相识的、迷人的女性前来搭话，邀他共度良霄。“人们来到这个马戏场，只是为了轻松轻松。”当他竭力礼貌地找借口回绝她时，她向他保证说。当然，她的话错了——但并不全错。正是专业上的自我表现与性爱机会之间的张力，名利场上取宠于众人的雄心与情场上取宠于一人的性欲之间的张力，与其他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使研讨会成为如此令人倾倒的人类奇观，和如此丰富的小说素材。

然而，直到第二年 6 月，我才有了写一部描写国际研讨会的小说的念头，那时我正在参加第七届国际詹姆斯·乔伊斯专题讨论会。这是一种每两年在某个与乔伊斯有关的城市举行一次的会议，1979 年是在苏黎世，他曾在那里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岁月，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此逝世。我记得刚刚登记好旅馆房间后，步行到某个开会地点去，渐渐地，我意识到，所有其他在这宽敞的、一尘不染的人行道上向同一个方向走去的人们，都是同行学者、詹姆斯·乔伊斯专家、对詹姆斯·乔伊斯有兴趣的现代小说专家、或者是对有补助费的苏黎世之行感兴趣的这样那样的专家。当我们互相打着招呼，瞥视对方西服翻领上的身份卡时，我也意识到我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者他们也认识我，不是在以前的某个研讨会上，就是通过我们的出版物认识的。后来，在佩里肯斯特拉斯大街的詹姆斯·乔伊斯酒吧——一个真正的都柏林

酒吧，它被拆卸并装运到瑞士，重新精心地装配起来，作为那位伟大的流亡文学家的纪念物——又有了更多的这类会面。我开始明白，喷气机旅行已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学者社会——一支由有国际联系、行装轻便、有优厚的会议补助的教授组成的旅行队——一座环球大学。看来，现在我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了。

我从苏黎世直接飞往特拉维夫，去参加另一个关于“小说诗学和叙述理论”的研讨会。在那里，我重复了同样的经历——规模要小一些，因为那是一个较小的、人员挑选更为严格的研讨会，但环境却更富于异域情调，它提供一种更有趣味的结合。如果说我是以这两次会议旅行构想出了《小世界》，那将是言过其实，但当我疲惫而又兴奋地返回英国时，那个朦胧的念头的确已在我脑际闪现。过了两年，又参加了许多次学术会议之后，我开始写这部小说，背景定在1979年。

对我来说，当我意识到个人经历中的某些片断或场面有一种统一的主题意义可以通过虚构的故事表现出来时，通常就是我写一部小说的开始。然后，我寻找某种可以表现并包含那种潜在意义的结构开始构思。就《小世界》来说，我非常清楚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是环球大学的学者们从中国到秘鲁的喷气机旅行中所显现的人类追名逐利的欲望；而且，在创作的初始阶段，我就决定书中的人物要包括我前一部小说《换位》中的那两位交换位置的教授，菲利浦·史沃娄和莫里斯·扎普。在那部小说结尾处，他们俩的命运悬而未决，这对我十分便利；同样还应该有一对年轻的男女主人公，在那富有魔力的学术旅行世界，他们还初出茅庐；另外还有一连串不同国籍的人物。

我想以一种狂欢的精神来处理形形色色互相竞争的文评理论，那时这些理论正使文学界生机勃勃而又四分五裂；处理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出版界和传播媒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当代文化中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但是好久以后，我才找到了一

种可以让我将所有这些东西容纳进一个统一的叙述结构中的原则。

当我认识到我已确立了一部小说的主题，我就为这个创作方案准备手记，记下各种构思、人物速描、内容概要、笑料、情境和各种备忘录。翻阅《小世界》的创作手记，我发现最早有这样的预言性文字：“主要问题是找到某种情节结构，将不同国家各色各样不同类型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使他们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聚会中彼此频频相遇，发生纠葛，并保持持续不断的叙述趣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难题使我受到挫折。大约翻到 30 页之后，笔记中出现了几近绝望的呼喊：“什么东西才能作为一个故事的基础？”紧接着下面写道：“某种神话结构可以吗，像在《尤利西斯》中那样？”（那时我正在考虑乔伊斯用奥德赛的故事给一群现代都柏林人一天的生活以结构形式的方法。）紧接着又写道：“例如圣杯传奇——它容纳了一大批不同人物的漫长旅程。”

是什么使我想起了圣杯传奇？唔，那时我刚看了那部有点荒谬而又十分有趣的电影《亚瑟王的神剑》，我忽然想到，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是一个多么奇妙而又紧凑的叙述结构。当时我还想到 T. S. 艾略特用圣杯传奇作为《荒原》的结构设计的办法，它可以与乔伊斯对《奥德赛》故事的借用相媲美。杰茜·韦斯顿在她的《从祭仪到传奇》中对圣杯传奇作过重新阐释。根据她的说法，圣杯骑士们寻求圣杯的基督教的、勇武的动因，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异教祈丰仪式经过改头换面和升华后的翻版，那种宗教仪式的核心是有关一个阳萎的国王和他的贫瘠的王国的神话——这一主题触发了艾略特关于现代世界性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贫乏荒漠的想象。我从当代文坛各种折磨着作家与批评家的挫折与失败中，从在研讨会上得到的戏剧化表现文人生活中的野心与情欲之间的张力中，发现了与那个传奇相类似的东西。罗曼司（传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范围远远超出了中世纪亚瑟王与他的圆桌骑士

的故事，从古希腊的神话罗曼司，到文艺复兴时代阿里奥斯托和斯宾塞的史诗体罗曼司，及莎士比亚的传奇剧和悲喜剧，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体裁的作品我研究得越多，思考得越多，便越是相信我已找到了《小世界》的结构原则。与其说它是一部学术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学术罗曼司——学术（Academic）在此有双重含义，不仅指它涉及到学者们，而且指它吸收了罗曼司传统的、而不是当代的概念作为一种文学样式。

对我来说，为我自己的小说写篇评论是轻而易举的事——容易得危险。因为我本人是个学院派批评家，精通所有术语和分析手段。因为同样的原因，我是个自觉意识很强的小说家。在我创作时，我对自己文本的要求，与我在批评其他作家的文本时所提出的要求完全相同。小说的每一部分，每一个事件、人物，甚至每个单词，都必须服从整个文本的统一构思。因此，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艺术家的动机与结果的批评方式来解释《小世界》的一切。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因为某些原因，会违反生产规律。这些原因与一个微妙的术语“作者意图”——学术研讨会上引起激烈争议的问题之一——有关。

在一篇题为《意图的谬误》的经典性论文中，两位美国批评理论家 W. K. 维姆萨特和门罗·C. 比尔兹利争辩说：“将作者的意图与构思当作判断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既非有效亦非称心合意。”这一论断似乎公然违反了常识，但许多倾向于常识的学者却仍然泰然自若地研究作者的生活和书信，以找到艺术家创作意图的证据。然而，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的论点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作者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意图，那么作品本身就是证据；如果他做得不成功或者说成功地达到了别的效果，意图则与作品毫无关系。

一种更新、更激进的“反意图说”的批评流派，已全然否定了将作者视为文学文本至高无上的源泉或出发点的观念。在他们

的圈子里，“作家”(author)一词已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它被代之以“书写者”(writer)，“书写者”只是书写——或者不如说他是被语言本身所书写的人。书写者的作用不过是调动语言的无限的表达意义的力量；而意义的产生则有赖于读者的工作。“读者的诞生，”罗兰·巴特说，“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显而易见，从我对《小世界》的创作起源所作的说明中可以看出，我不能附和这种对文学文本的偏激观点——它简直不符合我的创作经验。创作一部小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它包括想象、描写，将人类命运交织成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它在诸多不同层次——文体、修辞、道德、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同时具有意义。写作，尤其是叙事作品的写作，是一个不断选择和作出决定的过程：让你的主人公去做这件事而不是去做那件事；从这个角度而不是从那个角度去描写这个行动。除了按照某种整体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根据假定的读者们的情况而制定的方案——行事，你如何对此类问题作出决断？《小世界》是一部喜剧兼罗曼司，而喜剧或许是与后结构主义美学最为格格不入的文体。作品中引人发笑的场面往往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读者创造出来的；它们都是作者的构思。

另一方面（在这些问题上总有另一个方面），我不会因为我可以一行一行详细解释我的小说而宣称：那就是它所能具有的全部意义；我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种危险，由于我过早地亮出我自己的，可以说是“权威认可的”解释，而束缚了读者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一种游戏，一种至少需要两人玩的游戏：一位读者，一位作者。作者企图在文本本身范围之外控制和指导读者的反应，就像一个玩牌者不时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去看对手的牌，并指点他该出什么牌。但愿我尚未因这样的错误而扫了读者的兴。

正如弗兰克·克莫德在他最近的著作《小说论集》里指出的

那样，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文学以及宗教文本的价值与它所隐含的秘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给予最高评价的作品，并不轻易显露其含义；而现代作家们——乔伊斯和艾略特便是适当的例证——已找到了许多独特的办法来使阅读成为值得一试的艰难的任务。克莫德也向我们表明，作品可能具有，或许总是具有连作家本人也未曾意识到的隐秘含义，无论那位作家有多么强烈的自觉意识。这是因为——正如结构主义者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的那样，语言和文学常规（convention）的系统性和共同性具有派生各种意义的能力，它们超越使用语言的个别创作主体甚至与之背道而驰；作者只能从他的读者那里获悉那些隐秘的含义。现在，我就把这任务交给你们了。

作者按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世界》是《换位》的续篇。它像换位一样,描写的似乎是所谓的现实世界,但准确地说并非如此,因为它充满了虚构(为了避免误解,在后来的版本中改掉了其中一个次要人物的名字)。鲁米治并非伯明翰,尽管应把它的某些特征归功于对那个城市流行的偏见。希思罗的确有个地下小教堂,苏黎世也有个詹姆斯·乔伊斯酒吧,但利默瑞克和达林顿并无大学;同样,据我所知,热那亚也没有英国文化协会的代表处。虽然我参加过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78年在纽约召开的年会,但1979年的年会并不是在纽约举行的。

我要特别感谢 Donald 和 Margot Fanger 以及 Susumu Takagi 为我提供的材料(更不用说许多别的帮助)。我从许多著作中获得了写本书的启示、构思和灵感,这些著作我大部分已在本书中提到,还有两部著作需要在此特别提及:帕特丽西娅·A·帕克尔的《无可逃避的罗曼司:诗学模式研究》(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布里安(莫伊纳罕的《国际空港》(1978年牧神图书公司出版))。

天上诸神，疾驰过海，初衷不改。

贺拉斯

· 如果一个作家称自己的作品为罗曼司，几乎不必说，他在形式和素材方面都希望得到某种自由；但如果他自称在写小说，则不会感到自己有权专擅。

纳撒尼尔·霍桑

嘘！当心！回声之地！

詹姆斯·乔伊斯

以我全部的爱
献给玛丽^①

① 注：玛丽为作者之妻。

开 场 白

当四月带着它甘甜的阵雨赶走三月的干旱，玉液琼浆沐浴大地，催开花苞；当西风带着清香的气息，给灌木林剪出绿叶，给石楠丛生的荒野注入生机；当年轻的太阳走完白羊宫一半的旅程；当那些彻夜昏睡的鸟儿睁开双眼，放开歌喉（大自然激励着她们的）；那时候，正如许多年前杰弗里·乔叟所写的那样，人们便渴望前去朝圣了。只是在今天，学者们才将它称作开研讨会。

现代研讨会酷似中世纪的基督徒朝圣，因为它使参加者可以纵情享受旅行的各种乐趣和消遣，而看起来又似乎在全心致力于自我完善。诚然，它也有一些苦行的仪式要表演——也许要宣读论文，至少要听别人宣读论文。但是，有了开会这个借口，你可以到一些新的、有趣的地方旅行；与新的、有趣的人们相会，与他们建立新的、有趣的关系；交换流言与隐私（你的老掉牙的故事对他们都是新的，反之亦然）；吃饭，饮酒，每夜与他们一起寻欢作乐；而且，这一切结束之后，回家时还会因严肃认真而声誉大涨。今天的会议参加者还有一种古时的朝圣者所没有的额外便利，他们的花销通常都能报销，或至少会得到补助，一般由他们所属的机构负担，如某个政府部门，某个贸易公司，而更普遍的，可能是某所大学。

如今几乎任何东西都有研讨会，包括杰弗里·乔叟的作品。假如乔叟像他的英雄特洛伊罗斯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①结尾

① 此为乔叟于 1385 年用“君王诗体”写成的爱情故事长诗。——译注